



怀念——  
记录、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  
线索征集  
E-mail: www.85193207@126.com  
征集电话: (0531)85193207

# 母亲的九字箴言

□李学广

天已经黑了，西边天际的上弦月全被灰褐色的云雾盖住，我一人摸索着登上济南南面的四里山山顶，面向家乡方向，我仰望着上苍，双膝跪地，默念着：母亲，今天是您百年诞辰纪念日……

母亲1910年农历九月初六生于江苏赣榆县吉当村，于2006年农历二月十二溘然长逝。母亲可以称为跨世纪的老人。可是母亲不是什么名家也不是有特殊贡献的人物，连吃公粮的人员都不算，就是一位社会最底层的普普通通的农民，一棵草，一片树叶，一抔土，一粒沙子，寻常得无以复加。母亲的名字叫刘建花，习惯称之为李刘氏，只出现在我的档案社会关系栏目，在母亲的职业栏内，只有我写上的“家务”两个字。母亲生前无亲可说无功可记，去世时我按本村的风俗，为母亲举行了传统的葬礼，对我来说已经做到了丧尽其礼，葬尽其敬，问心无愧了。

可是，在母亲去世四年多的时间里，在我的梦境里，还时常出现母亲的面容，她的音容笑貌之真切，宛如在世时一样；有时梦到母亲去世，还哭得泪水涟涟。说起来，母亲高寿，五代同堂，在家乡亦被称为喜丧，母亲的孙子、重孙子戴的孝帽上还挂着红布。可是只要想到母亲去世，总是感到悲伤。念母亲一生，她太难了，她除了善良、勤劳、吃苦之外，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了。她不识字，没有到过县城，甚至没有乘过公交车，现代文明她几乎没有享受到。可是，母亲在我心目中是崇高的、伟大的。她不但将我们兄弟姊妹养育成人，还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最重要的就是那“九字箴言”：做好事，多干活，别偷懒。

那是新旧交替的2000年春节，母亲已经90岁，还精神矍铄，一大早起来接受我们的跪拜。

我的一位侄子也来了，例行的跪拜过后，又高声问道：奶奶，怎么能长寿啊？母亲笑着慢慢地说了这九个字。大家先是重复了几遍，接着就点开了头，纷纷称好。当时我想，这就是“警句名言”，也是老人一生的写照。自那以后，这九个字就铭记在我心中。随着我人生阅历的增加，尤其在老人家百年诞辰之际，重温这九字箴言，倍感珍贵异常，意义深远。

打我记事起，老人家就经常叮咛我，为人要做好事，别昧良心；“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莫做亏心事，吃亏人常在”；“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我小时上学，母亲这样嘱咐我；我当兵时，母亲还这样嘱咐我；后来我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做记者、当个小“官”什么的，母亲还是这样嘱咐我。这些话有的来自《名贤集》，实际上也是母亲生活经验的结晶。母亲经历了多次战争离乱之苦，深知生存之艰难，她这样教育我，或是出自一种“善有善报”的信念吧。

在我记忆里，母亲经常帮助别人。母亲手巧，会干的活多。如有的人家做豆腐、蒸饽饽，请我母亲去点卤水、放面引子，母亲总是有求必应。母亲还会织蓑衣、打麻鞋，多了就分给人家用。我家里家什多，有人来借时，母亲放下手上的活就给人家找。我母亲还懂点医道，会做“接骨药”。那是我姥爷家的祖传秘方，一般只传男不传女，而我姥爷偏偏传给了我母亲。我家在渔村，渔村海上作业强度大，伤筋动骨的多。不管谁来找，认识或不认识的，母亲都赶紧查看伤情制药。伤者只要去中药铺购回五角钱的“辰珠”（朱砂），到小商店里买一瓶黄酒就可以，其它药材就是母亲弄了。小时候我常与姐姐到海边灌木丛下抓土鳖，就是给伤者制药用的。

母亲做的好事，她根本没有去记，甚至随做随忘，如同清风一样

从她身边刮过去，因为压根地就没有想过什么回报。可是村民们是记得清楚的。母亲走亲戚或者赶集，无论走到哪里，经常遇上一些人非常热情恭敬地问候她。母亲只要提着东西，就会有人帮忙。我猜想那些人多是母亲帮助过的人。而母亲往往记不准他们是谁，甚至张冠李戴，或者过后再问我“那是谁”？年老后母亲有点儿糊涂，往往忘记家门，走不回来了，可是我家里人不用担心，因为总会有人认识我母亲，将老人家安全地送回来。

俗话说“天下爹娘疼儿”，我是母亲最小的孩子，母亲爱我的方式是叫我“多干活”。我越下力气，干得越苦，越累，母亲越高兴。老人家经常对我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力气是外财，用了还再来”。母亲还具体地“指导”我：“睡觉前，要想起床后干哪些事。”母亲为了训练我的耐力，与我一起抬东西时，总是说到前边某个地方歇歇；到了那个地方后，母亲会说，再向前走两步；到下一个地点，母亲又说，再向前走两步。就这样，母亲总是让我咬紧牙，再坚持坚持。我这样做了，母亲就叫着我的乳名夸奖我。老人家虽然不识字，可到夜晚就让我读书给她听，告诉我“熟能生巧”。母亲的教诲，使我从小就抱有“只有努力才能成功”的信念，不怕任何困苦。我上学时，读书成绩好，年年拿奖状回家；我失学回家，能推重车、能扛大包、能开石头，农活样样干得好。母亲感到十分欣慰，经常向外人夸奖我：“干活不偷懒，到哪里都放心。”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从早忙到晚，不是家里就是地里。小时候，我睡觉前发现母亲在干活，醒来后发现母亲还在干活。母亲曾经自豪地对我讲过，家里三间西屋用的石头，全是一家人从沟底和山上抬来的。刚解放之时，我家拼命地干，省吃俭用、借钱拉饥荒，造了一条船，起名叫“铁砧子”，还置

## 逝者档案



姓名：刘建花  
终年：96岁  
籍贯：江苏赣榆县吉当村  
生前身份：农民

办了两条大网。可是那船下海不久，船与网就被“合作”充公了，这令我父母十分伤心。母亲后来说“再想也没用了，还得想法再挣啊”。上世纪60年代初期，大饥荒横扫中国时，我家食能果腹衣能暖体，就是母亲领着全家精打细算、起早贪黑的结果。改革开放开始后，母亲帮助我姐姐家搞家庭养殖，还是没白没黑地干。母亲88岁还负责我家盖房子，花多少钱，用哪家的匠人，匠人吃饭用多少米，一一算得清楚。我家的院子里，全是母亲种的玉米、豆角、黄瓜，还有喂的鸡。她已经93岁了，还遗憾地对我说，“好多日子没出门了，地里庄稼不知长得怎么样了。”那时候我就劝母亲：“年龄大了，该小心一些，别出门了，在家里歇歇就行了。”她就像没听到一样。

母亲一再要我“别偷懒”。母亲认为，一个人要想大处，向高处走，

不能“光想着吃”，“人馋了就懒，懒了就馋，偷鸡摸狗什么歪事都干出来。”母亲最瞧不起那些“看到好吃的就拉不动腿，眼珠子不挪窝了”的人，见到那些喝醉酒倒在路边上的，总会发出一连串的“啧啧”的怜悯声。令我终生难忘的，是母亲对我的一次“教育”。那是“文革”中我回乡劳动的第一年，生产队里有位姑娘出嫁，我出于“好奇”，参加了一次送嫁妆活动。当晚喝红脸回来后，母亲非常生气，说我“下贱”，“跑那么远的路，就是为了个嘴，丢人”，“有出息的男人，不会干这种事”。这令我大为惊讶。在缺少食物的年代，争着去送嫁妆，就是为了喝酒吃肉坐大席的。母亲的责备，自然令我羞愧难当。

后来理解母亲“别偷懒”的话，并不是不吃好喝好。1969年底我去应征参军。我村本来有六个参军名额，体检合格只有我们四位。我入伍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为庆贺我入伍，母亲专门为我请同学、朋友办了好几桌酒席。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因我“社会关系”可疑，新兵部队开拔之前，我竟然被刷了下来。这对我打击太大，我大病一场躺倒了。当我醒来时，发现母亲就坐在我的床前，无助地望着我，一句话也没说，我见床上放着的一瓶香白葡萄酒与一包蓝盖的“冬梅”香烟。我明白母亲的意思，那是让我喝酒解愁抽烟消闷的。母亲只是让我不要贪图享受安逸，不要奢侈与铺张，生活上要越简单、越朴实越好。

母亲，百年寿辰，我的怀念之情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在。您在世时，您是家中“一宝”，因您的德望与长寿，做儿女的脸上放光，引为莫大荣耀。您虽然长眠地下，可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您那平易、简洁、明白的九字箴言，已经融入了我的灵魂，化成了我人生的信念，成了我们的“传家宝”。

母亲在上，我给您磕头了。

## 正月繁霜

□王超

祖母已经很老了，老得让我猜不出她的年龄。她喜欢把自己的身体陷在那张巨大的竹椅里，晃啊晃的。从六十岁到现在，祖母几十年的时光在椅子摇动的吱呀声中慢慢流去。她总是在昏睡，在光线昏暗的小屋里，房里有金沙银沙深埋的宁静，外面却是风雨琳琅。

祖母曾有过一个姐姐。祖母说，三九四九，冻破骡驴。那年冬天，祖母家没有了一粒粮食，这时的生命卑微得如一根野草，在祖母家的小屋旁，是一座在当时来说规模颇大的院落。院落中的粮仓永远是满的。一个飘着大雪的夜晚，粮仓主人提着一袋红薯敲开了祖母家的木板门，他说，你知道，我有个儿子。他说，这些红薯能救你全家的性命。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祖母的姐姐。

他的儿子是个傻子。祖母的父亲收下了这袋红薯。

祖母讲到这里，就会停住，眼神变得很悠远，充满怨恨。然后又喃喃道：老了，我真的老了，有些事都记不清了。

老了的祖母记得最后一次看到姐姐的样子。那个干冷的早上，是姐姐出嫁的日子，还在沉睡中的祖母隐约听见大人的喧嚣哭喊声。屋里一个人也没有，她爬起来向人群聚集的那条围绕村庄的河边跑去。还是小孩子的祖母扒开层层的人，看见结着一层冰的水里，静静地躺着她的姐姐。姐姐的面容洁白如山茶花，浓密的长发如黑色海藻般在水底荡漾。

祖母告诉我，那天的姐姐其实很漂亮。

我有一个姐姐，我的姐姐很漂亮。姐姐是母亲碗里的三餐月亮，使得我们的土坯房一样美丽。

可是，姐姐不快乐，她总是说，弟弟，我要走，我要离开这里。

有太阳的午后，她经常带我去郊外的小树林里玩，此时，阳光暖照，太阳的光影从树叶的缝隙里筛下来，一阵风吹过，满地圆圆的日影都欣然起舞。姐姐就会踮起脚尖，踩着那些圆点舞动，她长发飞扬，身上的旧衣亦旋转飘荡开来。有时，她读诗给我听，坐在横在河岸的树干上，一边读一边哭泣。很多年以后，想到这些，我仍会无比心痛。她说，弟弟，我一定会走，因为春天都过去了。

我问她会带着我，她说，傻孩子。

那日黄昏，我和姐姐从树林回家，路边田埂上长满火红的苜蓿，散发出阵阵辛辣的香味。我看见父亲抱头坐在路边，他看见我们，站起来，嘴角牵动了一下，说，有人来提亲，我答应了。姐姐很奇怪地笑了，然后沉默。

快到家门口了，父亲嗫嚅道，人是有点呆，不过家里条件不错。一只蝴蝶从我面前飞过，我忽然觉得姐姐就像这只越飞越远的蝴蝶，而那个傻子就是地上的丑陋的石头。我使劲踢它，脚很疼。

在屋里，我看见那个满脸得意的人和他后面堆着的一摞钱。姐姐走过去，回到自己房间，神情冷淡。

那夜，睡梦中，我感到有

人在注视我。睁开眼睛，看见姐姐坐在我的床前，她抚摸着我的脸说，弟弟，我要走了，不要告诉别人。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就那样看着我的姐姐离我而去，然后泪流满面。

窗外，宽阔的圆月被树影托举，一只夜行的乌鸦缓慢飞起，像是那张明亮的脸上剥落的一块暗斑。

早晨像个石榴般绽开，我醒来时，他们都已经不在，家里很寂静，空气中有着恐慌的气息。只有祖母闭着眼睛坐在竹椅上，她说，孽缘呀。

我走到外面，希望在哪个地方看见我的姐姐笑容满面地叫我弟弟。阳光慵懒地照着，在一座土墙围成的院子里，两只鸡蓬松着翅膀打架，挑货郎悠长的号子喊长了狭窄的巷子。

我收到姐姐寄给我的照片，是我和她小时候照的，上面的人笑容灿烂。背后有姐姐写的字，她说，弟弟，我这样想念你。

仅此而已。



投稿信箱：  
www.3207@163.com

## 城市里的乞丐

□杨福成

走到每一个城市，我们看到的最多的不是银行，也不是厕所，而是乞丐。

1992年秋天，我第一次坐车到济南，到站了，一只脚还没有着地，突然一个小孩就抱住了我的腿，伸手要钱。

我看是一个只有五六岁的小孩，就赶紧掏出了一块钱给他，没成想，那个小孩刚刚接过钱去，呼啦一下子又围上了十多个小孩，都紧紧地抱住我。这阵势把我吓蒙了，当时我怎么逃脱的，我现在也记不起来了。

这样的乞讨方式流行了几年，后来，或许是政府认为这样太影响省会形象，就把他们“取缔”了。

接着，我们看到的乞丐大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或男或女，统一着装，身前放一个陶瓷缸子。老人不断地向路人叩首，并“当当”地敲着那个陶瓷缸子，每次有人朝他们的缸子里投进人民币，他们就会头也不抬地连声说“谢谢大姐”或者“谢谢大哥”。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往一位七十多岁老人的缸子里扔了一枚硬币，那老人边叩首边说：“谢谢大姐！谢谢大姐！”

为什么不叫阿姨呢？管人家八九岁的小女孩叫大姐，这感谢也太不真诚了！

近两年，丐帮中忽地冒出了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大都十五六岁的样子，虔诚地双膝跪地，身后背着一个大大的书包，身前放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爹娘突患重病双双死亡，自己无依无靠，请求大家帮助，换一个地方，他们又写爹娘突遇车祸双双死亡，再换一个地方，他们又写爹娘突遭黑手双双死亡……做他们的爹娘真不容易，得死多少回啊？

……  
在济南泉城广场附近，经常看到一对乞讨的父子，儿子患病，父亲花尽了所有积蓄，仍然不能让儿子康复。无奈，父亲只好靠乞讨来救治儿子。他们俩整天放着音乐，爸爸唱歌，歌声虽然不美，但很感人。他们面前的小纸盒里，总有热心人的捐助。

在济南八一立交桥南头，经常看到一个拉二胡的小伙子，他是一位盲人，从没有人教他音乐，但他却凭着要自食其力的毅力，让优美的琴声飘荡在了这个城市的上空。每行至此，我心常凄凄然，情不自禁地就把钱包掏出来，送给他一张一碗面或一盘菜的纸币。